



人间不值得，还好有梅花

杨方

从去年梅开 ,到今年梅又开 ,一年的时间 ,我在世上走了一大圈 ,远到地中海、爱琴海 ,远到波斯湾、太平洋那一边的岛。回到梅树下 ,一时恍然 ,以为自己哪也不曾去过。以为自己还是自己 ,梅还是梅。

其实不是。这一年 ,我在人世经历了一些风霜 ,经历了一些风尘。我遇见了一些人 ,又离别了一些人。我多了一些 ,也少了一些。

梅其实也与去年不同。今年的梅 ,开得比去年好 ,枝繁、花茂 ,却是凌寒独自开 ,没有人来赏。寒不是指天气冷 ,今年冬天天气不冷 ,预报的一场雪 ,没能如愿落下。寒是一种气息 ,弥漫在大地上 ,悲伤而冷清。就连天空 ,似乎也被什么笼罩着 ,就算有阳光 ,也给人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

人困于斗室 ,梅困于孤独。遥想梅开得怎样了。龙游梅应该开得最早 ,其次是红梅与白梅。美人梅或许还只是星星一样的花苞。每天 ,普明寺的钟声都按时敲响 ,为人间众生传递祈福的声音。梅能听懂 ,我能听见。困顿之中 ,也只有这钟声能给人以安慰。

正月廿七 ,人间似乎明朗起来 ,约应清华前往普明寺 ,应清华欣然前往。去年的梅下之约 ,去年来过的人 ,只剩下我们两个。胡俊攀年前从杭州回来 ,特意带了长衫 ,等不及一切好起来 ,他已赶回去上班 ,徒留下遗憾。梅等不到他的琴声 ,独自开 ,独自落 ,也是徒遗憾。

梅在过于暖的天气里绽放得迅速 ,凋零得也迅速 ,梅林已是一幅零落残败的图景。那棵二百年的老梅 ,从浅绿开成了淡白 ,风一吹 ,飘落一瓣。风再吹 ,再落一瓣。让人想起某个地方 ,那些冰凉的生命 ,也是这样无声地飘落而去。

天气晴好 ,有风。有风其实不适合看梅。风把梅的神韵吹散了 ,三魂七

魄 ,零零落落。有风的日子适合看杏花 ,杏树高大 ,风一吹 ,杏花雨一样飘落 ,柔软 ,冰凉 ,断魂。还好明修师父在梅林里种植了柔软的细草 ,已经长得没过了马蹄 ,草绿得让人心痛 ,这个下午 ,阳光在草尖闪闪发光。春天的大地 ,飘落阻挡不住 ,生长也阻挡不住。

墨时找了几棵还在开花的梅树 ,在草地上铺开亲手染制的蓝色染布 ,将琴置于蓝布上。应清华坐于浅草与梅树下。日日抚琴的人 ,被琴声浸染 ,眼睛里有一种古代的淡然和茫然。他告诉我 ,琴瑟和鸣中的瑟已失传。前些年 ,武汉音乐学院的丁承运夫妇根据考古发现 ,有过恢复瑟的制作并进行了演奏。箜篌也是 ,几乎无人人能弹。曾经音乐学院想要招收一批学习箜篌的学生 ,只招到一个。一个班 ,很多个老师 ,教一个学生。只为箜篌这种乐器演奏的曲乐能够流传下来。琴倒是有人弹 ,琴要日日拨弄 ,抚琴的手指才会灵活 ,不僵硬。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坚持 ,所以弹得好的也并不多。永康算起来 ,也就三个人。

这个午后 ,整个梅林 ,只有我和应清华。一人弹琴 ,一人听琴。应清华弹高山 ,弹流水 ,听琴的人听出山高水远 ,人世苍茫。应清华弹《梅花三弄》,听琴的人回旋往复 ,不知所往。想起去年 ,马灯照亮的梅花如梦似幻 ,今年人也零落 ,梅也零落。

琴声停顿的片刻 ,我突然想到 ,我坐着的地方 ,很多年前是一座荒山 ,冥顽 ,坚硬 ,未曾开发。除了蓬乱生长的野草和杂木 ,鸟雀也只是偶然飞过 ,小兽来了又去。自明修师父来到此处 ,开土建寺 ,诵经持法 ,种植梅花 ,多年的修炼 ,让一座山通了灵性。近寺的太平湖 ,阳光下闪着大片的光。一点耀眼的灵光从中闪现 ,原来是一只白翅膀的鸟。这个执拗的家伙鸣叫着飞向梅林 ,仿佛在说 ,我要去降生。

才有梅花便不同

墨痕

人到中年 ,鬓角的白丝越来越多 ,可钟爱的事物却越来越少 ,梅花 ,算是一种。它有让人心仪的万千形态 ,小小的一朵便胜却人间无数。每年梅花开放时 ,都会找个地方去看梅。远的去了南京明孝陵、苏州香雪海 ,近的则去过西湖孤山、天台国清寺、金华梅花主题公园 ,更近的则是盘龙谷的梅园了。

普明寺的梅花虽说是第一次见 ,但应该是最亲近的 ,因它开在杨方的文字里。最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辞镜花辞树。雨水节气后的梅花多已零落 ,此刻抚琴听琴的人坐在梅花下惺惺相惜 ,梅花在寺旁 ,寺在太平湖畔。而我在厨房 ,清洗刚摘的梅花瓣 ,我想在太平湖畔的佛前虔心做一道美食 ,梅花汤圆 ,虔诚地许一个愿 :面朝太平 ,春暖花开。

如何把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最美的味道 ,想来无非 用心 二字。一个小小的南瓜饼、一碗普通的汤圆 ,因为有了梅花而有了灵魂 ,白色的汤圆上漂着几朵红梅 ,看起来是那么清新脱俗 ,有香有色 ,吃起来却是有滋有味 ,汤圆甜 ,梅花苦 ,有苦有甜 ,这不正是生活吗 ?

庚子开年 ,疫情汹汹。足不出户的日子 ,每日劈柴生火 ,淘米做饭 ,烧水煮茶 ,偶尔也翻书弄墨。若非没有

这疫情 ,该是极好的隐士生活吧。睁眼闭眼之间 ,总能听到些人间不太平的消息 ,当看到那些个数字 ,就仿佛看到梅花一朵朵在风中飘落。日子过得很慢 ,和从前一样慢。从前啊 ,只知夏天很热 ,冬天很冷 ,春秋短暂。如今却在漫长的春天里 ,想着梅花该开了 ,梅花要谢了。梅花谢了明年还能再开 ,可走了的人却永远不能再回来。晨昏浑噩 ,心情低沉 ,坐立不安。什么才是支撑我们的力量 ?

某日 ,看了一部日本电影《海鸥食堂》里面的一段对白 :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会干什么 ? 吃好吃的东西 ,叫上喜欢的人。忽然想起有位朋友曾和我说起 ,在她日子最最艰难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希望 ,也看不到明天 ,她把每一天都当成世界末日来过 ,每天该喝喝该吃吃 ,她说如果没有明天 ,就要吃好 今天 。听她说这些话时 ,我只是努力说一番鼓励的话语来安慰她 ,现在突然能够真切体会到她的那种心情 ,觉得之前自己那些鼓励加油的话语有如隔靴搔痒吧。原来 ,人的大彻大悟来自于大起大落、大灾大难。与其叹息 ,不如珍惜。于是乎 ,不擅厨艺的我开始每日潜心研究各种美食。就冰箱里有限的食材想着要变化出不同的样式 ,竟也乐趣无穷。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

明修师父一身黄色僧衣 ,仿佛是刚从壁画上走下来的。我时常怀疑他那身旧了的僧衣是件法宝 ,无论天气冷热 ,他身上的衣衫穿得似乎总是一样多。我总是忍不住问他 ,你不冷吗 ? 或者是 ,你不热吗 ? 他回答 ,不觉得。天气的变化好像影响不了他。这也许就是肉身与佛身的区别。普明寺中的果智师父 ,我初见他时 ,他尚年轻 ,面容清瘦 ,目光往上看 ,言语和我一样横冲直撞。几年之后 ,发现他面容越来越像明修师父 ,或者说 ,他已修炼出佛相 ,目光往下 ,面带微笑 ,言语不急不缓。

苍天有大慈大悲 ,疫情出现 ,普明寺捐款捐物 ,众僧诵经祈福。寺庙的几十亩地 ,等疫情过去 ,明修师父打算带领僧人居士种植谷物蔬菜 ,大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 ,都是慈悲和怜悯。春天万物生 ,春天是不惧怕死亡的。春天的人们有好胃口 ,顾不上心碎。封门闭户期间 ,墨痕日日研究美食 ,越吃越热爱生活。她采了普明寺的梅花 ,做成梅花汤圆和梅花饼。梅花有清香 ,也微苦。我们坐在梅树下 ,吃着美食 ,喝着清茶 ,在应清华的琴声中陷入虚妄的想象中。我们想起古代 ,那时的人与梅 ,那时的琴与弹琴的人。那时发生的一些大事。在我们看来 ,古代无大事。古代就是有大事 ,我们也无从知晓。这个下午有些缥缈 ,有人虚构了爪哇国 ,有人推开了藏经阁 ,有人对牛弹琴 ,有人对虎讲经。我们是一些俗人 ,也是一些通晓三世因果的人。我听见梅花叹息一声 ,梅花说 ,我的花期很短 ,没有时间想很多问题。我说 ,人生也很短 ,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 ,一年的梅花散落了。好在人间有梅花 ,有琴 ,有美食。人间因此值得眷恋。不管怎样 ,明年梅还会开 ,明年该来的人还会来。

春。一枝梅花是春 ,一碗梅花汤圆也是春。

至此 ,我由衷相信网上的那个故事 ,说一个抑郁想自杀的人 ,逛了一趟菜市场竟然放弃自杀的念头了。看着五颜六色、新鲜水嫩的瓜果蔬菜 ,活蹦乱跳的鱼虾海鲜 ,突然觉得心里温暖又亮堂。当热腾腾的饭菜上桌 ,冰冷的房间就多了生机。人生无常 ,尤其在经历过生死 ,经历过灾难 ,对待食物的时候 ,总觉得格外的美好。闭户禁足的日子里 ,不知多少人像我一样 ,想吃、想梅花、想拥抱春天。

当我把热气腾腾的梅香南瓜饼端到暖阳下 ,只是最简单的食材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可我分明看见了每个人眼里的星光。人们虽是百孔千疮 ,百死一生 ,但依旧祈盼着能百炼成钢 ,百毒不侵。吃下一个梅花汤圆 ,在心里埋下一颗小种子 ,然后再与种子开始新的成长。

这个下午 ,普明寺的梅花山上 ,有杨方的诗 ,清华的琴 ,墨时的茶 ,还有我做的美食 ,阳光温暖明亮 ,绿草生机盎然 ,枝头梅花熠熠 ,俨然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那么柔软可爱 ,也发现梅花和食物一样 ,先是安慰了苍生 ,后又治愈了人间。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普明问梅

明修

隔山江湖 ,明月相望。
观彼花开 ,虚设云堂。
遐想飞雪 ,轻涉永康。
觅山一处 ,提炉煮汤。
灵芽妙生 ,禅门石窗。
如沐法雨 ,随处风香。
初心圣道 ,悠悠春江。
诵经赋诗 ,世道霞昌。
老梅迎岁 ,暮景斜芳。
馥舒怀素 ,月影流光。
花雨纷纷 ,春衣识芳。
寂寂南山 ,入我梦乡。
更有相思 ,恰是情郎。
红尘粉墙 ,欲试梅妆。
花落月下 ,独复难攀。
几分忧伤 ,一曲断肠。
法性长空 ,其心未降。
且自飘零 ,且自深藏。
寻觅禅味 ,同参天长。
空钵无物 ,寄语他方。

普明寺听梅

陈星光

梅花的暗香从冬天腹部逶迤而来
满坡绿油油的草摇曳着早春的发辫
风从湖上来。琴声幽玄
我的沉默像一株梅的躯干 ,隐忍、热烈而紧张

有多少日子是温暖闲适的虚度
有多少人可以把心敞开
缥缈的佛音把我的孤独安慰
还有明修师傅淡然微笑的脸庞

在梅树下坐下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
一朵朵更大的梅花
不穿绿叶衣裳 ,不惧风雪严寒
把风骨和道义担在肩上!

蜜蜂也因我们的到来簇拥着嗡嗡的寂静
把春天的香气酿成甜蜜
我凝视着梅花 ,仿佛听见自己内心
一声声爆裂的巨响 !

雨水节气的梅花

金慧敏

梅花树下
一只鸟飞过时落下的叹息这么近
我离梅花很近 ,梅花离春天也很近
我们从立春数到了雨水
还有惊蛰 ,春分
我们就直接跳过那个节气吧 ,不然
我们要怎么告诉他们
你们的春天 ,我们还在替你们过着
这个春天如此空荡
每一次幻灭 ,我都想离你更近一点
花瓣柔软 ,数字冰凉
每一朵花的战栗
都能让我的心跟着颤抖一次
她一定能理解一个中年女子的焦虑
渴望拥抱着明媚鲜妍的美
又想努力地爱上琐碎的人间